

俞孔坚访谈：五千年未有之破坏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5/2021\\_2022\\_\\_E4\\_BF\\_9E\\_E5\\_AD\\_94\\_E5\\_9D\\_9A\\_E8\\_c57\\_615012.htm](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5/2021_2022__E4_BF_9E_E5_AD_94_E5_9D_9A_E8_c57_615012.htm) “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进行到午后，一个叫俞孔坚的人的讲演，让困乏的听众为之一振。他使用了大量幻灯片，从航拍照片讲起。“这是我从100米高空拍下的杭州，毫无规划、杂乱的建筑，水泥丛林，到处都是覆盖物，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土地。哪里能看出是杭州？哪里还像人间天堂，简直像地狱！”“这是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城市无节制地快速蔓延，土地上都是建设区，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剧烈和让人生畏。看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昭示了未来国人的身份和处境。”“去年，‘神舟’五号上天，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实现了，可是，看看这张从宇宙飞船上拍回来的照片：我们北边的俄罗斯是绿色的，南边的东南亚是绿色的，只有我们的国土枯黄一片。我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演讲中，俞孔坚笑容可掬，言辞犀利：“高速城市化扩张，使原来的农田、林地、草地等土地变成了单一的建设区。大地景观正发生着‘五千年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在无知与无畏的态度下，我们在任意地虐待、糟蹋着有限的土地。“土地是活的，是生命的有机体！可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了死猪肉，一块块切割掉、卖掉，被开发商一块块地瓜分掉，变得支离破碎，把土地的血脉切断了，破坏了山水的自然格局

。古人说了，断山断水，是要断子绝孙的。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我们的城市也将是死的。”“这是一个尽情挥霍的年代，尽情地挥霍着土地、资源、纳税人的钱。看看要建的央视大楼，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建同样功能的建筑。这是在建造一个展示性的传媒帝国的形象。“当西方人在炸掉他们的人工河渠，埋掉高架桥时，我们却在花大把大把的钱，重复着100年前美国人犯过的错误……”会后，我追踪采访，一路追到北大他的课堂上。俞孔坚，41岁，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B]“没想到，‘城市美化运动’的幽灵，如今飘洋过海地到了中国”[/B]“我当时特别着急，着急回国。”俞孔坚是国内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的学子，之前他学的是园林专业。1997年，俞孔坚回到了北京。“回来一看，中关村一带拥挤不堪，路上跑的都是卡车，运砖头、石头，运建材呀，可以说是一种蓬勃的景象。但同时我又看到，行道树正被砍掉，民工们正往河底灌水泥，给河道做护衬……”俞孔坚说自己当时有一种不安感。“我能看到一个将要发生的前景：一个改造整个国土面貌的城市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但这种改造，又是多么缺乏景观设计的理念。合理地进行土地的设计，正是我所学的专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有过一次很大的环保运动。卡尔森写就了著名的书《寂静的春天》，第二本与之媲美的就是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这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使我从传统意义上的园林，真正走向了大地景观。麦克哈格说：大地是有内在价值的，土地是有生命的，它是个活的系统。这个活着的系统告诉我们在大地上该干什么，人跟土地的和谐关系是什么样的。思考方法是把仅有的生态学认识，通过叠加

的方法，就是千层饼的方法，一层一层叠加，最地下的是地质、地貌、植被、水文，然后动植物的分布，人的活动，一层层叠加，进行土地的适宜性分析，根据这些告诉人们该如何利用土地，该保护什么。”回国后的几年间，俞孔坚去了100多座城市。如火如荼的城建场面，更让他痛心和焦虑：“本来美丽的山林，却被无知地‘三通一平’掉了；本来非常动人的河流，却被残忍地裁弯取直，水泥灌底护衬，变成了人工河渠；好端端的粮田，一夜之间就被大笔一挥地划为开发区，然后又被撂荒。在那些气派的广场和景观大道背后，仅仅几步之遥，就是臭气熏天、肮脏拥挤的街巷和垃圾场……”“广场风”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着，“中心广场”、“时代广场”、“世纪广场”、“市民广场”，一个比一个气派，一个比一个恢弘。而用俞孔坚的话说：造了一些“没有人性的广场”、“无人的广场”。从7年前回国的第一天起，俞孔坚就对这些城市误区不断地批评。本来，为市民提供一些活动场所是好事，可是，许多城市广场，根本就不是为老百姓建的。是为了美化城市，是为了展示、纪念或面子，是为了炫耀政绩，而不是为了功用，是为了广场而广场。“你会突然在郊外稻田里，看见一块花岗石铺地的广场；烈日炎炎下，广场成了可怕的去处能晒死你！是一块连蚂蚁都不敢光顾的热锅。没有树阴供人遮阳，没有座椅供人歇息，铁丝网将人拒草地之外；为了美化广场，不惜巨资，修建大型喷泉、华灯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机关，但又不堪沉重的日常运行费，不得不闲置或偶尔做做展示。将户外广场当成室内厅堂来做，金玉堆砌，以贵为美，抛光的大理石和花岗石铺地，整得比抽水马桶还要光滑。好了，下雪了，下雨了，

成了溜冰场，老人孩子是决不敢上去的。因为将商业活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排斥在外，夜晚的广场，华灯下也是一片死寂……”在挂着“为人民服务”标语的市政大楼前，广场是一个摆设，市府主楼是最好的观景点。“就像路易十四从凡尔赛的窗户里看到花园最好的图案一样。”广场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场所，使用者是普通百姓。“他们可不是坐在市政大厦中俯瞰广场的市长，也不是坐在空调车内绕场一周视察的官员和富豪。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中的男人们、女人们、儿童们、老人们，还有残疾人和病人。广场是为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学习、娱乐设计的，他们才是城市的主人。而那些讲究气派、展示性、纪念性、标志性的形象工程，最后只能成为失去意义的摆设，成为失落的场所。”在《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一书中，俞孔坚和他的伙伴李迪华直言不讳：实际上，是市长们在设计城市，建造什么是领导说了算。在市长的观念里，仍有封建专制意识在作祟。长官意志。在当代的城市建设中表现为“谁官大谁说了算”，“听上面的”。惟官是从，官大于法，城市景观变成了市长个人意志的体现，才出现了种种讲究气派、展示和纪念性的城市景观。草民意识。在封建专制社会，君主和官僚治理民众如“放牧牲畜一般”，马克思说过，专制制度的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官僚们的潜意识会经常影响城市建设，使城市景观根本漠视普通居民存在，不是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需要服务。为了获得上级的欢愉、赞赏，可以牺牲万民的利益。100多年前，美国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城市美化运动”。借着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巨大城市形象冲击，呼吁城市的美化与形象改进。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

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的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但这场好大喜功的“城市美化运动”，仅持续了16年就被叫停，代之以经济、美学、健康的城市规划理念。俞孔坚说：“没想到，‘城市美化运动’的幽灵，如今飘洋过海地到了中国。16世纪意大利的广场，17世纪法国的景观大道，20世纪美国的摩天大楼，出现在了中国的大小城市。”如何帮助市长们避免有害的长官意志，俞孔坚著书“与市长们交流”并为市长们讲课，传播生态与人文理念。因而被挽救的河流、被改建的工程也有不少。在广东的中山、浙江的台州、江苏的宿迁、山东东营……一些绿色项目正造福于民。[B]他提出了“反规划”理论：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决定不建什么！[/B]在北大的课堂上，有人问俞孔坚：为什么说央视新址这样的大楼，在西方，现在是不可能建的？“央视新址仅仅是这个挥霍时代的一个代表而已，它们看上去极现代，但不具有现代建筑的本质，图有其表而已。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样的项目，就是国内的开发商也不会建，它们最终只能让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俞孔坚又解释说，城市只不过是后来植到土地上的，城市发展经历过3个阶段。第一阶段城市是为神而建的，像中国的天坛、欧洲中世纪的神殿、南美洲的玛亚神庙，等等。那都是神统治人的地方，人没有地位，人是神的奴隶。第二阶段城市是为君主建的，欧洲文艺复兴后，君主取代了神，城市也不是为普通百姓建的，是为君主、为贵族建的。如巴黎就是为路易十四

建的，中国的故宫也不住老百姓。第三阶段城市是为机器建的。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公路是为了跑汽车，摩天大楼用于商贸，追求高效快速，城市建设是管道型的，像纽约等城市就是这样的。城市不是真正为了人的生活、居住，人没有了步行、休闲的空间，人没有了地位，城市也浪漫不起来。但西方现在已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工业时代认为是美的东西，到了后工业时代，人们已觉察到不但不美，甚至是有害的。你们能想像出本世纪美国最大的城建工程，是什么吗？”

在美国的波士顿，沿海湾地表上有一条架空的高速干道，这条高速路带来的噪声、污染，对城市影响很大。当地政府一直想通过大开挖，把这条高架路埋到地下去，在原地上建一条绿色廊道，自行车道。讨论了十多年，2003年，这个本世纪美国最大的城市改建工程波士顿环海高架路大开挖工程动工了。这一挖一埋，要花掉200多亿美元。“波士顿人花这么大的投资，把高架桥埋到地下去，而我们却还乐此不疲地造高架桥。几十年后，我们会不会也像今天波士顿一样，花成百上千亿元人民币再把桥埋到地下去呢？我们是不是在花钱犯错、犯傻。”

再说央视大楼，实际上，它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土地的伦理，理性、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及现代建筑原理。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建筑。它是展示性的，它是那些‘帝国’的建筑师们，在现在的中国，实现他们的‘帝国’梦想。”俞孔坚这样评说他的国际同行：“请你们自重，请不要用你们的汉堡包、麦当劳、热狗、法国油炸食品，来填塞处于景观饥饿中的中

国大地。中国的开发商和市长们，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甄别能力，很容易被张扬的、形式主义的建筑和景观设计所迷惑。国外来的设计师们，要尊重和珍惜中国的土地，如同尊重和珍惜自己的土地一样；应该把自己国家的经验尤其是教训，坦白地告诉给中国城市的决策者和开发商们。”俞孔坚说他与多位市长交流过，感觉他们是那么迫切地想通过城市景观来建立政绩，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是在一种盲目和错误的理念指导下，设计城市、建造城市。在这种情形下，他提出了“反规划”理论：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而是不建什么。城市规划，就是要告诉土地的使用者“不准做什么”。比如河湖、山林、湿地甚至农田等，首先要立法保护起来，谁也不能动。早在100多年前，美国的波士顿还是个小镇，城市的决策者们在土地还没大规模开发前，先廉价地购得郊外大片的土地。这片土地上有沼泽、荒地、林阴道以及查尔斯河谷，他们立法保护它作为永久的绿地系统。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城市扩大了好几倍，昔日的郊外已变为市中心。现在，这块宝贵的绿地，成为市民身心再生的场所，成为波士顿人最为骄傲的“蓝宝石项链”。“去年那场并不算大的雪，把北京搞成了什么样子，整个交通瘫痪。我们院里的人晚上5点下班，走到家是第二天的凌晨4点。假如我们有一条绿色廊道，从北京城这头到另一头，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足够了。”“在加拿大境内，就有一条畅通的自行车道，从东海岸达西海岸。美国也有一条，从迈阿密一直可以走到最北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更需要建一条条畅通的绿色廊道，它们必须在城市形成前就保留下来，否则未来的代价太大，更何况石油危机迟早会降临。和平崛起，意味着我们必须有不

依赖小汽车的低能耗交通模式。全城范围内的绿色自行车道网络不但是健康和生态的规划战略，也是一种国家安全的战略。” “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关于这一点，许多城市决策者似乎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国家近年来在投资上的推动也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如果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不完善或前瞻性不够，在未来的城市环境建设中必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决策者和学术界对此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有了生机盎然的绿色和浓荫，有了清新的水和空气，城市也就有了美。一个生态基础好的城市，就像一个人拥有健康的五脏六腑一样；而一座城市的生态基础被破坏了，这个城市也就完了，不可能有生机，更不可能持续发展。” [B] “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B] 有一次在湖南，一个很有钱的开发商听说俞孔坚是哈佛回来的，非请他做项目不可。开发商的那块地上有山、有水、有丘陵、有林子，自然形态非常好，他想盖办公楼和别墅。俞孔坚说就保留原有的山水和树林，再结合地形盖些建筑。但开发商不肯，他要有白宫般的豪华和气派，房子造到山顶上，把山底的湖填掉，再在山上建人工水池、喷泉、广场。“我根本下不了手。砍掉的树让我心疼，填掉的湖让我心疼，削平的山让我心疼。那些茂密的林子，至少要长20年啊！我说他，你这种做法国际上早不流行了，但开发商就是听不进去。我说，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这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体现在城建上，就是一种拜金主义倾向：追求昂贵、不讲品位，什么东西贵、奢侈，什么就是



好的。除了到处建摩天大厦、金堆玉砌的城市广场外，还不惜工本地引进国外的名贵花草树木。”虽然花了很多钱财，但城市却不能让人产生亲切感，而是日益强烈的疏离感和陌生感。除了以“暴发户意识”搞城建外，俞孔坚还归结出“帝王意识”、“小农意识”、“庆宴意识”、“领地意识”等。一年一度的“五一”、“十一”最能体现“庆宴意识”。俞孔坚不避讳自己出生在农村，正因为此，他说自己对小农意识有深刻了解。小农经济下的人既贫穷又有穷奢极欲的天性。一年中至少可以有一次尽情消费过年，就要把平时艰辛节俭而得的积蓄在几天内消费殆尽。其中多带攀比和显摆意思，看谁家宴席最大，礼品最丰。有报道说今年的天安门广场是从1984年开始，花坛摆放最高的一次，“神舟”五号发射架达到了17.4米，成为20年来最高的花坛。广场中心花坛喷泉，直径达72米，中心水池主喷高18米……“花坛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气派，而且年年翻新。今年是五千盆菊花造就的彩凤，明年是十万株五色草堆成的巨龙。‘大庆’、‘献礼’工程一个比一个豪华，一个比一个张扬。可是，几天的节日过罢，花凋草枯，剩下的时间里市民们必须面对着缺乏生机的钢筋水泥丛林。据可信的估算，用于节日设花坛宴的投入，足能为城市建一个不算小的绿地或公园。”俞孔坚曾提出保护和建立城市生态基础10大措施，比如：保持山水格局的连续性，不干断山断水的蠢事，让生命的自然过程通道畅通。城市水系如河、湖，是城市最有灵气和风韵的地方，是最美的部分，要保持它们的自然形态。“我们祖先讲风水，无非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你们看看，这还叫河吗？”俞孔坚指着一幅照片说。河道被做了水泥护衬，

筑坝蓄水，河岸做了铺装。水与土地的分离，导致河流失去自净能力，加剧水污染程度。流水变成了死水、臭水。光洁的水泥花岗岩护岸，使本来生机勃勃的水际，变得寸草不生。一条自然的河流，是城中多种生物的栖息地，现在连老鼠也不光顾。俞孔坚认为在大地景观中，生态健全的水系统构成的绿色通道网络，恰恰最具有蓄洪、缓解旱涝灾害的能力。

“那你说说什么叫河？”有人反问他。俞孔坚一口气地道：“我希望看到清沏的流水，河底长着水草、游着小鱼，而不是水泥，不是光亮的意大利瓷砖，不是整齐的美国草，不是漂亮的荷兰郁金香；相反，我希望看到的是当地的芦苇、茅草、水葱、菖蒲……浅水卵石、野草小溪，人们对河流的需要，并不在乎其水多，而在乎其动人的自然野趣。”曾经水草丛生、青蛙缠月、鱼翔浅底的自然河流，被穿上水泥盔甲，城市最美丽的元素就这样被糟蹋掉了，将来总有一天，人们要为河流松绑。西方国家已经掀起了一个把上世纪人工建设的“渠化”河道炸掉、拆掉，重新挖掘以往填埋的水系，恢复河湖的自然形态，再塑城中自然景观的热潮。

“我们的城市建设，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老路？”[B]“到处是罗马柱、巴洛克式屋顶，为什么？因为只认同别人，不认同自己”[/B]俞孔坚回国后做的第一个城市景观设计，是广东中山市的岐江公园一个“杂草丛生”的公园。花几千万元人民币，建这么一个公园，上至市长下到百姓，能接受吗？“不接受，连专家，也是90%的人反对。”俞孔坚笑着说。公园建在一座废弃的老船厂广东中山粤中造船厂里，这座船厂曾红火了几十年，当年，中山人以能进这家厂当工人自豪。但上世纪80年代末，船厂开始走下坡路，最后不得不解散。1999

年，中山市政府决定在船厂的原址上建一座岐江公园。这个设计，是俞孔坚对国内传统城市景观理念的一次反叛，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造船厂的面积有11公顷，在我们之前，有的设计师想在这里搞房地产开发，有的想把这里搞成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岭南园林。总之是把老船厂清理掉后重建。”俞孔坚说自己头一次去老船厂时，感受到一股社会主义工业运动的震撼的力量。“船厂挨着一条河，河边有一个湖，船坞面向湖面。空中，悬挂着各种电线，地上，到处是生锈的破铜烂铁，野草啊，砖头瓦片啊、铁轨啊、灯塔啊、船坞厂房都在，断壁上还能看见‘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但就是没有人。这个场景，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故事，里面藏着一段记忆。我强烈地感觉是要把这里保留下来，我提出，最好能保留船厂的味道，用现代景观语言改造成公园。”在论证会上，有90%的专家反对。他们质问俞孔坚：你把原来破烂的、生锈的厂房、船坞、铁轨、机械、齿轮等保留下来，用野草美化环境，这不是胡闹吗？你是不是太超前了，你对中国传统园林态度怀有敌意……“我用的完全不是传统做法。中国园林强调曲折幽深，我全用直线；中国园林强调亭台楼阁，我用的全是现代工业的建筑。这是一种观念冲突，我相信我的设计对解决中国问题是有帮助的。为了这个方案，我坚持了整整一年，毫不动摇，说服市长、规划局长，最后他们都支持我，实施了。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说它不好。”建成的岐江公园呈现出这样的景观：脏的、乱的、不安全的遗留物被舍弃，当地原有的水系和植被、护岸被保留。堤岸上的水塔，经重新包装，成了照亮过去50年岁月的灯塔；旧铁轨下铺满了洁白的卵石，两侧长着绿草，独具韵

味。公园里的喷泉不足一米高，小孩子伸手就能够着水……回到“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俞孔坚现在竭力呼唤景观设计的“白话文运动”。“现在到处是国外的奇花异草，到处是罗马柱、巴洛克式屋顶，为什么？因为只认同别人，不认同自己。认了个巴黎爹、罗马爹、纽约爹，却恰恰忘记了自己是重庆人、武汉人、山东人，最后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爹娘。人迷失了，没了根，最后只会感到空虚。”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白话的城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建筑和景观的形式，而是科学、民主、平民化的精神。这是一个告别帝王和英雄的时代，这是一个抛弃帝国和封建主义的时代。科学和民主，人文和生态理想在催生设计学科的革命，它将使我们彻底抛弃帝王和贵族的“异常景观”。“而我也从当代中央领导人和许多城市的决策者的言行中看到了希望。”俞孔坚说。[B]“一百个国家大剧院、一千个央视大楼……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B]要想真正回到“足下文化”，设计师就得“认识人性、阅读大地、体验生活”。1999年，俞孔坚要在邯郸做一个广场项目。到了邯郸，却找不到感觉，找不到地方特色，找不到设计灵感。他和助手决定晚上到郊外露宿，他们住到一个黄土台地上，周围全是农田、草丘，还有好多坟墓，很冷。他们只带了两床从宾馆抱来的被子，露天睡在赵王台的废墟上。“夜里起风了，四周的农作物在长，小动物们也都出来了，整个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这一夜我们都感觉到了。”凌晨，天蒙蒙亮，一幅辽阔壮观的画面在眼前展现：黄褐色的土地从脚下延伸而去，一望无际的粟垄伸向天边，这是华北平原特有的种

植方式和景观，早起耕作的农民三三两两，拉着驴子，犁地、撒种。“这时，我的灵感一下出来了，脑海里跳出两句诗：一万年粟垄连天，三千载古道成河。我们的设计就在这两句诗上做文章。为了表现一万年粟垄连天的意境，用了大片的茅草代替人工草坪做广场绿化，中间纵横交错着行人通行的白色石板路，一直延伸到高处的台地上，而台地建筑就是邯郸的会展中心。但很遗憾，这个设计最终没能实现。”俞孔坚对“野草”情有独钟。他说搞绿化，引进国外的花草，很可能水土不服，需要施肥、精细管理，费用也昂贵。“现在生态环境价值观是‘杂草丛生’，茂盛生长的乡土物种，就是最好的绿化。我说的杂草野树，就是指乡土物种。像北京，就是杨柳、榆、槐、椿呀这些乡土物种。”在北京，俞孔坚做过一个住宅景观项目，开发商想用几百块钱一棵的银杏树搞绿化。俞孔坚说服他用白杨树，开发商一听用杨树，说：我们这可是高档社区，应该种银杏这种名贵乔木才对呀。“我们坚持用杨树，他同意了。原来银杏500块钱一棵，现在这么粗的杨树，30块一棵。杨树林生长得非常茂盛，走进住宅区感觉很好，透出一股独特的北方气质，既有特色又很朴素。”在北京，他还做一个体现北方河滩的景观设计，再现了乱石河滩的自然景色：夏天，雨水丰润，有清澈的流水；冬天，河岸上裸露出满谷的卵石，给人留下清泉的想像。哪些是寻常景观，比如哪些东西代表着乡土的北京？800多年来，北京一直笼罩在金碧辉煌的宫殿庙宇所构成的景观中，对这种不寻常的景观纪念，几乎让人忘了平常、真实的北京平民的北京。无垠而平坦的华北平原，曾经肆虐的风沙灾害，春夏秋冬分明的四季，勤劳智慧的平民百姓；还有高高的

白杨林网，灌渠荷塘，方整的旱地水田，连同四合院、胡同……北京，应该流露出北方的朴实与大气。在“奥运”森林公园及中心区景观设计方案中，俞孔坚他们设计的方案“田”，脱颖而出，位列三甲。“怎样用最小的投入、最经济的方法来营造奥林匹克这么大的绿地，来营造北京乡土的特色？当时我们想到了这个字‘田’。我们的造价，是其他入选方案的三分之一。好多人也许会怀疑这个‘田’的方案，能不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城市才刚刚摆脱田，怎么又跑到城里种田呢？”俞孔坚说中国人种了五千年的田，最懂得种田了。用种田的方法，造大规模的绿地最经济，可以解决费用问题、灌溉问题，水的利用问题，湿地的利用问题、管理问题等等，最后，还可以获得丰收啊。“这个方案最后能不能实现，我现在也不敢说。当然，让大家接受还要一段时间，但我想过了，如果北京接受不了，我再到别的地方去，我一定要实现把‘田’种到城市里的梦想。”“一百个国家大剧院、一千个央视大楼、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座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千百万个用以展示政绩的、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回到人们日常的需要。一片林阴、一块绿地、一条河流、一块让人身心再生的场所。那里潜藏着无穷的诗意，它一定会使人重新获得诗意的栖居。”眼下，身为北大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的俞孔坚，正和同事们忙着招收景观设计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国家太缺这方面的人才了！”从2005年起，北大将利用国外师资力量，培养中国的景观设计高级人才。1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http://www.100test.com)